

雨
驚
秋

唱戲、男豔秋更會演戲、有人說、所不同的、男豔秋演壓軸子戲、女豔秋總被軸子壓住、我道、不然、也許她高興壓回軸子、不過她、以後壓的軸子、只有大的、沒有小的罷了、

鴟夷室記
烟橋

昔者范大夫通世、自號曉夷子皮、而楊雄作酒誡、乃曰聰夷涖藉、與大如坐、終日盛酒、入復借沽、噫時、余何人哉、欺期上與四千年之故物相類哉、憶童年、已喜飲酒、家人戒之而弗從、時從鄰里之嗜飲者竊嘗之、及年稍大、奔走四方、乃得於花晨月夕、山顛水涯、痛飲而下、於是逸興臨飛、奇爽

(一)快活林像江蘇地盤。那嚴老夫
子資望、和盧子嘉也相似、子嘉有
位君子、幫助老子做事、獨獨有幾
位兄弟、扶助着老兄編輯、獨獨的

們繞同道的世界小報上發表
、謾位大報聞、大文巧見了
、一定又要罵我矮子肚裏充
瘻多了。

秋星集序
張波

擊酒陣、颺風兵、日夕相摩、於是余之能飲、遂爲鄉里所稱、其能者、余之飲可以無者、抑有進者、余語尤足以傾倒一切、言發而不聞閤堂一笑者、席終恆戚戚憂、抑抑愁、荷酒池淵而不載、得余縱談、使有痛飲、不復呼沽、是以余之友有曰、席無此君不欲、非過譽也、嗚呼嗚矣、余實官之、以之名案、誰曰不宜、

地盤 小矮子

軍閥安地盤、報關何齊不、地盤、政客利用機變手段、

民十三以降、文藝界之命運、又漸不復挖掘於筆陣視田中討生活、倘創作家豪矣、雖然、此託論耳、兩途、奚能家於一談、如吾友吟秋、初不涉乎此子獨異氣味也、吟秋文辭尤峭拔雋永如其人、不知吟秋所以嘗快早付刊之際、雖於事忙忙似也、草成自視之、噫然笑矣、渡序於春申客舍、

亮說、獨鶴是浙江人、如今在安徽人主理的新聞報內作事、子嘉雖是仿子、可曾自承原籍浙甯波、始終忠於皖系、子嘉部下、少不了杜（梅叔）（鴻烈）（范毓璽）（榮鑒）、獨鶴編輯不了馬星馳稿子、陸律西）李浩然資格和杜相似）諸人

環翠山房潤例

杜君滋園賦性耿介兼
皆爲擅長君嘗聽鼓蘇垣
磴國變後目擊橫流
去因貧不聊生經知交
以貢諸世爲定潤格如左

三月十六之夕 受生

十六這天，我到了十六點鐘，便到隨君家，隨君的夫人在家，我見着點點，隨君是新派的女子，同隨君而面上似乎不很一樣，或者他們別有投合的地方，非外人所可知。我走進他的客室，谷君已早坐在那裏了，隨君正如他說話，見我進去，兩人多向我點頭，即繼續談着，並未因我而打斷話頭，我應隨君道：「你最好將那詩集全部給我，讓我選幾首，谷君道：『很好，我父親的詩，正愁沒人挑選呢！我應這話，雖已聽出因循，却更明底細，只見隨君執着一張報，遞給谷君道：『你看究竟如何？』谷君接過了報，不住的贊美道：『真好，真好！』我便偷眼一瞧，

報迷雜綴
康背蛇

閱者歡喜世界小報」猶如婦女歡喜「金鋼鑽」，「好好的一塊『玉石』」，「可惜」一些「綠痕」，「電影的批評，差不多『亂報』有聲戲，好大的『邪風』」吹倒了一個「風人」。

慶祝，在人民國以來之華佗年中，頗負重慶，上擬返京下歡迎，繼又以至滬人之聲桂中，次第出臺演說，蓋欲與余松岩之叔字輩相聯誼，與安俊卿之更思、金樞不謂然，文源之以五點當名，因已薄舊俗更異於安俊卿之更名，何必取此一望而知有音書，能因是抬高身價，亦為識者所齒王壽山、壽山由吉祥出台，仍用「文源」原名，如是，則有落正士之

抗遊小記
柔人

旅中無書參考、而又屬急就章、陋可知已、遺待妻分送去後、余妻妹來話別、且諄囑代爲其夫謀一席、嗚呼、今之與文字討生活、又苦不久、往往非所宜也、未幾

者、其狀況更苦於勞工、節省儉衣、友罕或勉強飽、若稍染嗜好、則窘相立現、至服務於團體中、蓋亦如之、連熨好飲而善揮霍、恐就食滄上、余甥來、偕至軍旁小酒肆、腐敗蠶豆、鄉村風味、一洗連日油膩、腥腹之口、幸與甚通、歸寓後亦饒、飽暖香香、蔬筍、

雙紅室福禧王天恨

[illegible]

苦海航程

奈來賓爭看活佛，非但不顧劇場秩序，且多站立戲台上瞻仰活佛者。若黃文農、周瘦鵬、李浩然、王瀛州、嚴美孫、陳鼎甫、黃序孫、潘毅華、既至，爲緣線，豈有罵留彼過報「文字」，所以和曹疑公偕記起實在這地方，辦這交涉，真個士林若此，要被市井所竊笑了。

觀『妾之罪』以後的感言
(小閑)

昨天來了兩位福建朋友，他說愛看中國影片，便約了到法界大戲院去看「妾之罪」。到的時候，已經開演了，觀眾亦沒有幾個，場內的景象，很覺蕭條，劇的編制既然不好，情跡更覺平常，勉強

拉扯，總算成功了一本電影，就發行出來賺人的錢，實在可笑又可憐呢，光顧層不，國貨電影，不考究的多，又可以推牠在不考究中，又可以推牠在不考究中，居首席，白的白得一片似雲

滄海月明梅遜筆

詞聲難誌時、齋窗以百二十字徵詩、題限閑情、不拘體韻、聊戲爲擬作春愁園各三律六絕、春閨三律云、玉樓疑上廣寒宮、落葉天語年年花送雨、新寒三月柳絮愁、空春色相惜芳韶、落葉天語年年花送雨、新寒三月柳絮愁、空春色相惜芳韶、

寄生先、如雲草色怨年春、爲底嬌容似仙、欄曲通愁惹恨醒睡風兒覺、花爲寒遲雨解憐、五夜妝殘還寄恨、芳情怎耐懶穿香、一天烟柳愁中色、二月風花夢裏人、解曲通

年芳草送春歸、一寒烟柳愁中色、二月風花夢裏人、解曲通

狂猜知爲雲遮却、好戲生憂舊因、又六絕云、盈盈花好寸寸芳、情書到底生書、年年草色雨餘新、三月烟花花好寸寸芳、情書到底生書、年年草色雨餘新、三月烟花

詩不到惜情人、愁烟恨雨空三月、畫裏紅樓夢裏遺、草色上新故嫌悲舊眉山、花下遲郎郎不還、纖指卻除初覺夢、小名

上了胡懷琛

（一）胡蝶樓，就是上海小說家胡寄塵、不是唱女子新劇沈月娥的丈夫男子新劇家吳寄塵、也不是前通王千一等一走狗須臾寄塵、不過以前上海、密子裏有個姑娘、也叫寄塵、很紅、與這位新文學界小說大家裡度、差不多、然而我因此方纔明白了、所以這二三年內、胡蝶樓的著作、固如許之多、化了這錢角小洋、可算上當、又可以說學乖、

署三郎代柬（二）

（天所）

署三郎代東
(二)

○讀四月五日上海棠小報……

大夜挑燈讀舊書，月移空界影徐徐，而今有口如何說，冷地
回看破處，某名伶之新娘，有家庵在杭州，故於遍杭兩地
僕僕往來，二年數回，若小萬綠堂之主人，自葬秋後，不到
州者，十餘年矣。

○不知誰是主人翁，天地毫釐辨異同，耳來原是兩片，程敦
○鉛流過，○然平心論之，不免以告者過，吾知三郎本無我
也。

○前鏡當臺去，時，工夫冷暖自家知，人前知甚鹿爲馬，我尚
找我是誰，不萬綠堂之主人所天，與三郎何仇，乃以惡聲
罵馬呼牛，一切唯命，幸勿再出此惡聲也。

歡迎
班禪記

由申劇、本埠各男、假聖母院路三號、歡迎班
由張貴柱潘二君具名東遊、記者撥元往赴、入
紫雲色紅子、招待得甚簡極周佈、會場設在園內
真布搭棚、莊嚴座紙正中、中懸一「佛字」以誌
敬、來賓花位號、用黃天乾坤圖、郭冲廟祝成都、
宮美玉打花鼓、蓋叫天乾坤圖、郭冲廟祝成都、
元打鼓罵曹、程硯秋新玉堂春等劇、以助餘興、
園內隨處過俗猶棚、是日中外來賓、不乏有名人物、
改爲玉堂春入座、王君期賀、無此被罰、即所有名
爲了傷心之事、因爲有了
有了傷心之事、因爲有了
快心之事、這兩句
定義、雖下得不十分
精確、可也十不離九
不過話可說回來、有
時候、也不快而不傷心
哭、快而不傷心、這
地反常的哭哭、可比
正落哭哭的意思、還
要哭一哭、這是

多高據戲台上人
物、嚴獨鶴君、
該哭、年初、
未使

探、低頭向林，定睛身倚牆，面貼肩膀，弗用思憶，再被校正長，瀕行過，道風韻避避，那些美果名糖，特命送吾爺試嘗，精神可使，那過記單、餐食皆寫作便，另有丹溪妙藥方、無發汗通陽、

所以和曹疑公偕起衝突，直至疑公認罪方罷、

被市井所竊笑了、

（未完）

險遭傾瀉，諸人來、已八時許，靜庵與施濟羣二人來，已八時許，時晚不及見佛面，徒呼可惜、因事徐某君，則活先走，靜庵姊姊走了，非但眼淚沒有，而且還笑哩、

是後母的生口，不但不能哭，拜日時，還要帶一點笑容哩、

受了的，已經慣憐受之際，被小姨子瞧見，回頭告訴人家，說姊姊太狠心，我害姊姊死了，非但眼淚沒有，而且還笑哩、

(小閑)

成功了一本電影，來賺人的錢、實癡呢、大光緒層不迭之罪的光緒之不考究中牠在不大考究中的白得一片似雲

地方、暗的暗得有影無形、字幕好像如雪寫的兒寫、硬筆魏碑、做得已經不好、實在還看不清楚、西文更不必說了、各種佈景、也無特點的地方、便向魯士敬放聲讚美說：「一般、做做罷了、哭又不是、哭又不對、那是人觀上最難過的一件事情、現在的小百姓、可有這種情形了、」

代定

明首城和鹽路紙收
由杜內或公四店件
本寓後逕司號菜處
報 北寄內大交上
介 岸常杜源白滙
紹 東州叔製克名

丁樓台

第一章 寶珠懷恨偵探 郁楚生惆悵失蹤

郁楚生和寶珠倆的交情，已從朋友地位，快要變作戀人地位了，那一天，寶珠因楚生已好幾天不上自己家來，不知他爲了何事，是否身子感冒，心上很惦記着，所以用過早飯便惠恩的親往楚生家去探望，不意一到他門口，正遇

一寸樓台

他自己開門出來，在門，他一見了寶珠，應該邀寶珠進去，或是把自己的事暫擱，先陪寶珠談話，或是讓寶珠在家坐一回，自己趕快去辦那應幹的一件甚麼事，回來再作陪未遲，誰知楚生都不然，冷冷的向寶珠看了一眼，隨手砰的一聲帶上了大門，寶珠見他神氣不大好，疑心他傷風了，忙道：「這兩人你怎麼不上我那裏去，也不通個信給我，我以爲你有甚麼不舒服，果然你臉上氣色很不好，楚生道：「我早就該病了，現在還沒病，真是詛福，寶珠道：「看你這樣不舒服，還要往那裏去，有甚麼緊要事情不成，我勸你在家靜養靜養吧，待身子健了，再出門未遲哩，楚生道